一棵大白菜

朱全弟

韩风先生事业有成。前几年,他去澳洲墨尔本探望女儿。一日,他跟着女儿到超市逛,看见货架上一棵大白菜,标价19.80澳元。他心算了一下,相当于人民币100元。不禁嘀咕了一句:“这么贵?”女儿听到只说了一句:“要吃就捞。”过了三天,再去超市,这一棵大白菜还在,降价为13.80澳元了。韩风望了一眼,注意它了。又过了三天,再去,这棵大白菜只有3澳元了。韩风对女儿说:“来了三次,看到三个不同的价格。”女儿问他:“你什么意思?”韩风准备出手了。不料,女儿拉住了他。韩风瞪大眼睛看着女儿。女儿说:“我不希望你买这棵菜,可以吗?”他问:“为什么?”女儿反问他:“你知道有多少人在等待这棵降价的大白菜?”韩风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女儿继续说:“这个便宜,你就不要去占它了!”

韩风被女儿数落,心里有点气恼,脸上有点难堪。女儿缓下口气:“老爸,我们不是没有钱的人。这棵大白菜应该让给更需要它的人。”

毕竟是有文化有修养的人,韩风一听明白了,不生气,反而很高兴。回来后,韩风在风清气正的浦东新场古镇东育拳社自豪地讲了这个故事。我听到了,听到不能算数,“见贤思齐焉”,还要躬身践行。

3月22日,小区突然封控。有位志愿者姑娘在厨房窗口关照,小区要封了,要买东西赶快去。我马上下楼出小区,在对面买了一点蔬菜回家。第二天,附近的律师朋友赵跃生执意要送东西过来,拗不过热情的他,我开了一个单子,他买了两大包送到小区门口,东西由“大白”志愿者统一分发摆渡到楼下,我只能到楼下门口去取。

这个律师朋友是个热心人,本职工作以外,还担任一家互济公益基金会会长。3月31日周四,浦西封控前,他打电话又要送东西过来,我再三婉拒,不行。他说和太太已经在超市门口,并且事先到我的小区门口问过“大白”了,说可以带进来。

本楼是疫情多发严重区域,很多人感染了,楼下的快递物资堆着,没人敢上来了。居委会8个人要服务本小区和旁边两个小区几千人,实在没人手。楼上801室的一位侠客出手了,他穿上防护服,勇敢地坐电梯下楼,把堆放在4号楼门口的快递物品一一送到各家各户。18层的高楼,一个人跑上跑下,居委会有人拍了他的视频,背后的衬衫已然湿透,大家一片赞扬声,有人善意地提醒他回家冲澡消毒,不要感冒了。

一会,1206室发在群里说:门口有一包东西,是206室的。我知道送错了,回了一条说:不能出门,更不能上楼梯,再说吧。此后,我再也没有吭声。第二天群里一直有人在呼吁帮助寻找东西,我始终保持缄默。因为,这些东西充其量不到200元,然而请一个疲惫至极的志愿者拎着它,还是有点分量的,再说东西多,不是我一包啊!我不忍心麻烦别人。接着两天,我又看到了群里两条信息,很感动。其一说:我现在买东西有一种负罪感。其二说:我要挑分量轻一点的东西,不能拎起来太重了。

这是换位思考,替他人着想了。联想到韩风先生讲的一棵大白菜的故事。

写下上面的小区新事和澳洲故事,我已经被封12天了。原来不懂,没有碰到,现在知道了,以前书上看到战争、瘟疫这些人类的灾难是排在一起的。还有一个感觉,就本楼而言,有些人都是站在自己的困难和需求的位置上,来解读小区和楼栋的封控通知的,责疑、批评之声不绝于耳,而居委会还有物业吧,他们要面对整个小区三栋楼的居民,加上有被感染和已被感染的风险与事实,也有难处。

招募本楼志愿者时,202室的年轻人第一个报名响应,接着许多人几乎同步一瞬间在群里站了出来,仔细看报名单,还有一家两人是夫妻档。原来本楼还有那么多勇敢的甘愿奉献的志愿者。解封之日,我再走进本楼,一定会有一种别样的感情。

金海水暖

程小莹

从市中心驱车一小时,电子导航设定目的地为“上海之鱼年丰公园”。车行环湖大道——“湖堤路”“湖畔路”,环形连成五公里生态大道。早春,万物复苏。季节交替,有沧桑感;春意总是出新,是一些土生土长的东西,生机勃勃。路边停车场,泊车。导航地图显示定位。鸟瞰图上,本人头像位置定点于“上海之鱼”的某个部位。年丰公园位于年丰路“上海之鱼”入口。过桥,桥梁之现代化设计感,印象至深。深入其间,金海水暖。数近水平台,看鱼翔浅底,抚三月阳光和风,心旷神怡。有割草机作业,突突在响,却是好听。一种活力,还有青草气息,好闻如新鲜水果。临近主题墙,草坪音乐剧场、思贤小筑、休闲沙滩,一路步道慢行。驿站全木结构,像煞上海人家的实木家什。今人常有感叹,岁月静好。其实就是这个样子——日脚好过。

然后是泡泡公园。鸟瞰图上,本人头像定位于“上海之鱼”南部,就站在鱼的嘴边。据说,此地最火的是儿童园。想想也是。小朋友稀罕的地方,大人不必过虑。童趣盎然,一个男人能充当一个泡泡,已是大美。说是小朋友的地盘,但一点不小家子气。泡泡公园场面很大,占地面积合四十个标准足球场。从东到西,聚贤园、儿童园、水景园、秋景园……年纪大的人,会有点吃力。

童趣时代以后,便是青春艺术。是青年艺术公园。都有一段文艺青年的时光。时代感,或者艺术感,有缺无憾。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艺青年相似的是,青年艺术总是有关身体与青春。那些亲水休闲、健身、艺术集市、摄影基地、音乐节艺术节、户外剧场……青春底色还在,同时有艺术氛围,还有爱情。青春总会留下许多故事。去了童趣,来了情感。

既然抒情,便有雕塑艺术公园。已经不是文艺青年了,是青年艺术家的气质。一尊雕塑,以废旧的共享单车零部件为原材料,做成仙鹤。不远处,便有路,命名为“养鹤路”。感觉到现代感,超乎想象;现在的人——当代人,比过去的一代人聪明。他们会适宜地生活,也会诗意地生活。

在金海湖。有花海。一个喜欢种花养鱼的人告知——那个地方可以看到许多平时很少看到的花。他在我眼里是个花匠,也是个植物学家——他爱用一只放大镜看一片叶子。

其实也便是向日葵……当然,还有柳叶马鞭草、粉黛乱子草、格桑花,还有……我叫不出名字了。

花海面积近五千平方米。早春,非花期。遇园林作业人员,大妈大嫂,农妇装束。此地原住民,土地住房被征用后,从事绿化工作。她们惯于庄稼地里辛劳耕作,如今摆弄花花草草,一样精耕细作,少了锄头铁搭,却少不了说话大声嚷嚷,像往昔田头,插秧,间苗,除草,背朝青天,脚踏黄土,间或,扯开嗓子;本地乡音便在旷野里回响。我认得上海女人——城里人,或庄户人家,都有把家里拾掇得干干净净的生活习性。奉贤新城,就是这样的城乡接合样板。在花海里没有看到花,但看到奉贤人,日常生活,平平淡淡,人生向善,终遇美好。

我的定位,已经在湖心半岛。像游龙一般,深入核心区域,一片水域之间,如鱼得水,还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。东方美谷论坛酒店的建筑设计便取“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”之意。外观整体像一条巨龙卧于水中巨石之上。

“上海之鱼”东畔。古老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故事在奉贤博物馆继续。从新石器时代至今,往事越千年,全面记录奉贤的历史演变。人总是要晓得,我们是从何而来,去往何方。像一个地点,晓得过去,现实便有了参照。所谓来龙去脉。金海湖存在于历史长河里,如今因为有了一条鱼——“上海之鱼”。令人愉悦。这就是历史,这就是生活。

静谧的绍兴路

陈德平

阳光透过阔大的梧桐树叶,洒进这条细细短短的小马路、洒进路旁花园洋房斑驳的墙上,高大浓密的树枝间隐隐传来知了的叫声。

从地铁10号线出来,沿着陕西南路往前走,路上车流不断,两边建筑展现着魔都特有的气质。走到一个丁字路口,一条不起眼的小路出现在面前,路牌上写着绍兴路三个字。可当跨过陕西南路,一走进这条小路,外面的喧嚣突然戛然而止,燥热渐被浓荫挡去,路面显得幽静起来。看着路旁林林总总的旧洋房、各色门店和众多出版单位、文艺团体,一种略带着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,仿佛要告诉你那些埋在岁月中的故事。

小时候看书,翻到书页后出版社地址总写着上海绍兴路,想不到这条路,竟与自己的出生地是同一地名,便有些好奇,有些莫名的仰望,一直想那是条怎样的路?为什么许多书都出自这里?到上海多年,于忙碌中却一直没有光顾这条路,要不是因为后来的工作关系,才有机会多次踏访。

这条横亘于瑞金南路与陕西南路之间的马路,虽短短不过五百米,且不说那些来来往往于出版社的作家们,就在那清水红砖外立面的里弄内,曾居住过著名电影导演桑弧等文艺界名流。那个现已拆掉的汉源书店可谓盛名一时,当年张国荣在上海开演唱会,专门抽空来店里翻阅藏书,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在一处已关闭的店门上,见到一块用棕色木框围着的牌子,上写着瓦尔登湖的故事,说的是一个叫瓦姐的美女诗人,在绍兴路上开了13年的小店,店里有200多个版本的《瓦尔登湖》,她一边开店一边写诗,“每个人都有一片庄园/种满了日子、梦以及悲欢/于是/人生就在这里/哪儿也不去哪儿也去不了”,现在她的店和对面的汉源书店一样消失了。

据说香港导演关锦鹏拍张爱玲的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,看中了绍兴路上昆剧院对面一幢小洋楼的阳台,其枣红的铁栅栏弯曲成玫瑰花形状,通过两扇窄窄的落地玻璃窗通往内室。这样的场景配以陈冲饰演的娇蕊站在此梳头,会是怎样的风情?可“玫瑰阳台”的主人不同意拍摄,这令关大导演颇为郁闷。绍兴路浸濡着百年风雨,显示着不事张扬的底气,藏匿着无数的传说,在弥散着淡淡的清幽和书香里,老的故事走了,新的故事又来了。

我在邻近上海文艺出版社旁的“光的空间”书吧落座,在这里等编辑小胡。书吧如其名,看上去通透简约、温馨柔和,在四周书架下,摆放着一张张形状各异的桌椅。我打量着书架上的书和那些悠闲喝着咖啡的人,一种时尚感在漫漫溢出。终于等来了小胡,在拿铁的啜饮中,我们相谈甚欢。我觉得自己与绍兴路是有缘分的,我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选就出自这里的上海文艺出版社。接下来,我依然充满期待。

这么多年了,对绍兴路的那份情结始终还在。从“光的空间”出来,外面虽仍烈日灼灼,徜徉在这条路上的心情却是轻松的。

黎川水边海棠糕

刘建春

黎川是流淌在吴江大地上的一条河流,每当春天来到,两岸就会开满洁白的梨花。人们临水而居,到南宋时形成集镇,明清时发展成繁华的黎里镇。

有一张摄于清朝光绪年间的老照片,记录了黎里古镇的繁华。水边是鳞次栉比的粉墙黛瓦,渔行、米行、酒楼、茶社一家挨着一家,河里小船连绵相属,有商船,有农船,也有渔船。仔细看,人们在忙碌着,有的在摇橹,有的在洗涤,有的在讨价还价。朝霞中,香味和着水边雾霭一起氤氲,于是,小镇在香甜的气息里苏醒了。

一个细雨霏霏的上午,我带着一本介绍黎里古镇的书,漫步在黎川水边的廊棚下。我感觉到,套肠、油墩子、海棠糕等各种各样的美食,在黎里古镇产生与流行几乎是必然的,因为这里有市场,有原料,有足够的消费人群,特别是,小镇的人,内心有诗意,愿意为了制作美食花工夫、花心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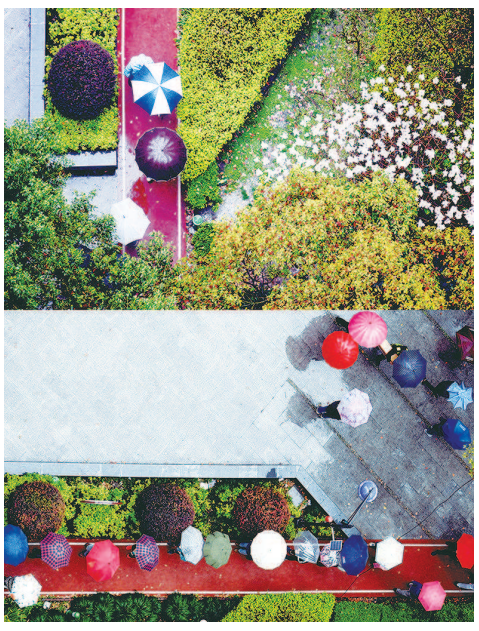
说到黎里的米市,不能不提平望。平望是扼守京杭大运河要冲的重要驿站,无论是规模还是名气,都是黎里不能望其项背的。一段时间,平望是远近闻名的米市。当时,江南最大的米市在苏州枫桥,而平望就有“小枫桥”的美称。黎里古镇,并不处在交通要道上,但是距离平望很近,走水路大约有12里,划船一会儿就到了。因此,黎里是作为平望的姊妹镇而存在的,米市的影响力通过水路扩展到了黎里,米面的批发、销售、贮藏、加工业都很发达,镇上米行、砻房、碓房林立。以面粉为主要原料的海棠糕,在黎里古镇这样的大环境中产生,是一种瓜娘叶女士介绍,这套做海棠糕的模子,是紫铜做的,是她家祖上传下来的,老祖宗从清朝就开始做海棠糕,到她这里已经是第四代了,最起码有一百多年的历史。纯手工打造的模具,被塑造成七朵海棠花的形状,拿在手里沉甸甸的,有二十来斤重。这套模具,浸润了一个世纪的馨香,不知道让多少食客沉醉,可以说,人们吃的不是糕,是文化,是传承,是故事。

在做糕的过程中,需要翻来覆去,娴熟的动作带着花式,在等待的过程中,客人好像看了一场杂耍表演。叶女士说,以前做海棠糕都是男人的手艺,二三十斤的模具,女人翻不动的,而她,只能用双手来翻,按照老一辈的规矩,是不允许用双手的,因为双手翻看上去显得笨拙,没有了那种行云流水般的流畅。在老手艺人的眼中,做海棠糕不是单单烤熟了就行,那种观赏性,那种虔诚,那种待客如同亲人的诚意,都是海棠糕的一部分。

和好的面粉呈现出半固体的状态,倒进模具后,又放进豆沙,放置与包裹的动作是一气呵成的。豆沙盖住后,另有一块厚厚的紫铜板,上面撒一些白砂糖,盖住海棠糕,点睛之笔是上面的一粒用白砂糖腌渍的猪油,差不多一粒糖果那么大。盖板朝下,继续在炉子上烘烤,一直到撒了白砂糖的这一面呈现焦黄色,猪油呈半透明状态时,海棠糕就熟了。趁热咬一口,那种香与甜、糯与脆,令人齿颊留香,咬一口终生难忘。

熟蒂落的结果。

水边的张记海棠糕店,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应运而生的。老板



七夕会

雨中伞花

郑小铭

春分的上海,春意盎然,天空下着小雨,社区志愿者按楼栋微信群通知,并逐层敲开每户家门,招呼居民下楼到小区休闲广场临时核酸检测点排队,还叮嘱戴好口罩、带好手机、雨伞。

居民们走出楼道撑起五颜六色的雨伞,互相招呼,默默地汇集到休闲广场的健身跑道,保持间隔排队,有序登记,一切显得有条不紊。居家网课的学生走“绿色专用通道”,残疾人、年老体弱的优先照顾,一切如春雨滋润居民心田。

在28层的阳台俯视楼下,白玉兰盛开的小区休闲广场的健身跑道被一夜雨水冲刷得格外鲜亮,一行漂亮的伞花点缀着紫红色的健身跑道,如春花绽放,妩魅至极。伞花下一个个居民秩序井然排队准备进行核酸检测,伞花在紫红色健身跑道缓缓流动,呈现油画般的斑斓色彩。雨中伞花变换着色彩,时而奔放、时而玲珑,这种奔放和玲珑是特殊时期、特殊地点固有的,只有在雨中才有这种韵味;伞花如花、伞花似画,我用相机定格了这个雨中做核酸,伞花来映衬、伞花来媲美的场景,把照片做了后期处理,裁剪、旋转,选择上下两张组成一幅组照。

春天即将来临。

摄影

● 国内邮发代号3-5/国外发行代号D694/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/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3100020050030/社址:上海市威海路755号/ 邮编:200041/总机:021-22899999转各部
● 本报印刷: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等,在国内外6个印点同时开印/上海灵石、上海龙吴、上海界龙/北京、香港、美国洛杉矶
● 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/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西班牙、泰国、菲律宾、日本、法国、巴拿马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新西兰、尼日利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英国、德国、希腊、葡萄牙、捷克、瑞典、奥地利等

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

本报零售价 每份 1.00元